



金玫瑰国际大奖童书精粹

获2001年国际纽伯瑞儿童文学金奖



A Year Down Yonder 乡间一年

[美]理查德·派克 著

王璐青 译

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金玫瑰国际大奖童书精粹

获2001年国际纽伯瑞儿童文学金奖



A Year Down Yonder

乡间一年

[美] 理查德·派克 著

方晓青 译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乡间一年/[美] 派克著;方晓青译.

—上海: 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1. 5

(金玫瑰国际大奖童书精粹)

ISBN 978-7-5324-8747-9

I. ①乡… II. ①派…②方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美国—当代 IV. ①I712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69296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09-2009-341 号

Copyright © 2000 by Richard Peck. All rights reserved. First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Dial Books for Young Readers, a division of Penguin Putnam, Inc., under the title A YEAR DOWN YONDER.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eldon Fogelman Agency, Inc.



金玫瑰国际大奖童书精粹

乡间一年

[美] 理查德·派克 著

方晓青 译

吴蓉蓉 插图

赵晓音 装帧

责任编辑 童海青

美术编辑 赵晓音

责任校对 沈丽蓉

技术编辑 张伟群 陆 贇

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少年儿童出版社

地址 20005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

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
地址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

易文网 www.ewen.cc 少儿网 www.jcph.com

电子邮件: postmaster@jcph.com

印刷 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720×980 1/16 印张 8 字数 110 千字

2011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4-8747-9/I·3272

定价: 16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生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

001\序幕 目 录

003\芝加哥来的大小姐

020\喂饱你,玩惨你

036\早上一分钟

051\马槽里的怪事

068\红心和馅饼

086\危险人物

107\随风而逝

119\从此以后

122\《乡间一年》译后记

序 幕



那是一个九月的早晨，弥漫着暮夏的轻雾——而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记忆中也仿佛轻雾缭绕。妈妈送我来到芝加哥迪尔伯恩车站。因为带着行李箱，我们雇了辆出租车，然后妈妈会搭地铁回家。她的口袋里拿不出一枚多余的硬币，而我的口袋里拿不出第二块三明治。那张火车票已经让我们不名一文了。

小箱子里塞着我所有的衣服，还有两三件我能穿的妈妈的旧衣服。“要是你能长得慢点儿就好了，”妈妈叹了口气说，“幸好今年流行短裙。”

我们俩都有点不好意思看彼此的眼睛。我十五岁了，正野草似的疯长。复活节才买的凉鞋已经有点挤脚了。

车站里竖着一块广告牌，上面写着：

“难道过去的大萧条还不够可怕？”

这让我们想起以前那些艰难的日子。可是，这个 1937 年又带来一场大衰退。大家都开始管它叫“罗斯福衰退”了。

爸爸失业了，我们只好从原来的房子里搬出来。他和妈妈找了一间“简易”公寓，七块钱一周，有独立厨房，但只够他们两人住。

哥哥乔伊进了公民保护队，去西部种树，扔下我玛丽·爱丽丝一个人在家。如果我早两年出生，如果我是个男孩子，那该多好。真希望我是乔伊。

但我不是。所以我只能去奶奶家，等家里情况好转了再回来；所以我不得不离开学校，不得不去奶奶住的那个乡下小镇上学。我一个城里女孩儿，要去那个连电影都没有的小镇上学。

我得和奶奶住。不用说，那儿没有电话。阁楼上又闷又热又吓人，还得跑到屋子外面去上茅房。那儿简直不是现代社会，所有东西都跟奶奶一样老，有些甚至比她还要老。

火车快进站了。我的眼睛有点模糊。以前暑假，都是乔伊和我一起去奶奶家过上一个星期，而现在，只有我一个人。还有一个人，在火车停下的地方等我——奶奶。

临分别的时候，妈妈轻轻抱了我一下。我听见她低声说：“你去总比我去好。”

她是指奶奶。

芝加哥来的大小姐



终于，瓦巴西铁路公司的蓝鸟号喷出一股长长的蒸汽，驶进奶奶住的小镇。唉，我不由得可怜起自己来！那块三明治还噎在喉咙口，就因为我拿不出一个角子去买汽水。这火车上就连汽水也要卖一角钱一瓶。

箱子已经被扔出行李车厢，躺在站台上。我孤零零地站在那儿，身边只有布茜和我的收音机。

布茜是我的小猫，每只爪子上都有一抹可爱的白毛。说起来它还是在这里出生的，两年前的暑假，它还很小，现在已经长大，可瘦得要命。一路上它就待在野餐篮里，不停地乱抓。它和我一样，不喜欢这次旅行。

我的另一只手上提着一台收音机。飞科牌，带皮套和手柄的。那年代的手提收音机足有 10 磅重。

身后的火车驶远了，我这才看见奶奶走上站台。天哪，她的块头真叫大。我都快忘了。为了遮挡正午的烈日，她撑着一把骨架子又密又长的大伞，这让她看上去又高出不少。她的白头发拢在脑后绾成一个大髻，却还是有一蓬发丝不听话地钻出来。她走到我面前，我只觉得天一下子暗了下来。

她才不是一个热情的人，根本不会想到拥抱。既然她不伸开胳膊，我也就没有什么怀抱可以投奔了。

没人告诉奶奶今年流行的是短裙。她的裙摆一直拂到脚面。这条裙子我认得，每次步行上街，她都会穿它。虽说我已经大了两岁，也比上次来的时候高了不少，可她才不会提这些小事。突然她发现野餐篮动了一下，便问：“里面装着什么？”

“布茜，”我答道，“我的小猫。”

“哼，好家伙，”奶奶说，“又多了一张嘴。”她努了努嘴唇，把脑袋朝我的另一只手摆了摆，“那又是什么？”

“我的收音机。”但对我来说，那可不仅仅是一台收音机，而是我和这世界的最后的联系。

“正好我们需要，”奶奶看了看天，“噪声。”

她抬起下巴，朝站台那边一指：“你的？”她说箱子呢。那是爸爸当年参加世界大战时发的军用箱。

“别管它，”她说，“他们会替我们送到家的。”说着，她一转身，慢吞吞地走了，我当然得跟上。箱子就这样被留在那儿，我都怀疑还能不能再见到它。要是在芝加哥车站，可不能停留这么久。我



打定主意,说什么也不能让人把布茜和收音机从我身边夺走。

奶奶住的小镇在 37 年的经济衰退中深受打击,这儿的情况比芝加哥坏得多。大街上到处是野草。咖啡馆里只有稀稀拉拉一两个客人。摩尔商店生意惨淡,威登巴赫银行门可罗雀。

奶奶穿过杂草丛生的大街,一拐弯,朝她家的反方向走去。人行道上趴着两条瘦骨嶙峋的老狗,篮子里的布茜察觉到了,乱动起来。而手里的收音机仿佛更重了。我追上奶奶。

“我们这是去哪儿?”

“去哪儿?”她惊讶地说,“去上学呗。你已经缺课两星期了。”

“什么!”要不是两只手都占着,我非要抱紧自己脑袋了,“我刚下火车啊!”

奶奶停下脚步,一字一顿地说:“你这就去上学。我不想触犯法律。”

“法律怕你,奶奶。要是警官胆敢踏进你家一步,你准会把木箱子后面的那把枪拿出来。”

这可不是瞎说。镇上每个人都知道奶奶就爱亮枪。

“哼,我可不愿意事情发展到那一步。”她继续往前走。

我快崩溃了,几乎要大吼起来。布茜在篮子里撞着我的膝盖。太阳火辣辣的,就像夏天一样。我真想扑倒在草丛里放声大哭,但还是强忍住了。

前面有棵大树,树阴下立着一排拴马桩,拴着几匹瘦马和一两头骡子,是乡下孩子骑来上学的。在我看来,这些马都长得一模一样,奶奶却停下挨个儿打量起来。

有一匹大灰马正挥动着缠作一团的长尾巴赶苍蝇。奶奶对着

它从头到尾仔仔细细看了一遍。我觉得她这就要撬开它的嘴巴检查牙齿了。她一丝不苟地看着，我也不赶时间。

然后，她穿过光秃秃的场院，朝学校走去。那是一幢木头房子，旁边有座钟楼。我轻轻叹了口气。

校舍两侧各有一间茅房，分别挂着“男”、“女”的木牌子。还有一台桔槔。

快走到钟楼前的时候，奶奶又一次放慢脚步。她从来没进过高中。还没读到八年级，她就被当年那所只有一间教室的学校开除了。这事儿我听人说起过。

我们沿着破损的台阶走到大门前。不知是谁在大门上涂了一首诗：

泥土归泥土，
尘埃归尘埃。
脑子抹点油，
不然准得坏。

经过门廊，我们又往下走进地下室。奶奶收起她那把大伞。

地下室非常空旷，虽说两头都竖着篮球架，却一点儿也不像个体育馆。闻上去倒有点像。

地下室中央，一个瘦瘪瘪的高个儿男人正倚着一根大扫帚站着。

“喂！奥古斯特！”奶奶大喝一声，震得回音直响。

那人被一下子惊醒了似的。当他看清楚是奶奶，不由咽了口

唾沫。一般人都会有这种反应。他身穿一件邋遢的黑西服，围着一大围裙，脚上一双旧跑鞋，领结边缘都磨坏了。

“我带这姑娘来报到。”奶奶竖起大拇指朝我一指。她没提我是她孙女。她从来不多说一句废话。

我已经十五岁了，站在那儿，真想找个地洞钻。奶奶根本不知道高中里是怎么回事。她竟然向看门人报到。

但是我错了。因为经济不景气，他们早把看门人解雇了。奥古斯特——也就是弗鲁克先生——就是校长，也是体育老师。他给男生上手工课，还是清扫工。

“我说，道戴尔太太，”校长说，“这姑娘会阅读和算术么？”连我都能听出来他是在跟奶奶开玩笑，可奶奶不吃这一套。

“进你们这种学校没问题。”她答道。

弗鲁克先生转过脸来看着我，问：“你是玛丽·爱丽丝吧？从芝加哥来？”这镇上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你的底细，就连还没发生的事情，他们也都统统知道。“你在那儿上几年级？”

“该上十年级了，”我嘟囔道，“高一。”

“到这儿就上高二吧，”弗鲁克先生说，“无所谓的，这儿有的是地方。这种时候，上高中简直就是奢侈。好多男生都辍学了，我都找不满五个人打篮球。要等到冬天，不然就得过了圣诞节。”

一想到要在这儿度过冬天，还有圣诞节，我心里全凉了。

“噢，有几个农场来的男生，收完干草就会回来上课，”弗鲁克先生继续说，“可还有不少学生要等十一月收完玉米后才回得来。男孩儿就是这样，你也知道。”

奶奶点点头。“男孩儿都是赔本买卖，”她和颜悦色地说，“不

过女孩儿更糟。”

奶奶可从来没有闲工夫聊天。不一会儿，弗鲁克先生就让我们去巴特勒小姐的班上。教室在一座摇摇晃晃的楼梯上面。走到门口，只听见巴特勒小姐在念：

没有故事能令人黯然伤神，
像朱丽叶与罗密欧这样动人。

唉，黯然伤神。这儿居然还教莎士比亚。我的心一直沉到脚底板上。不过听上去他们好像快下课了。

我和奶奶从教室外面的大厅往里张望，看见学生们两个一组坐在老式的双层课桌前。只有一个女生独个儿坐着。奶奶用胳膊肘捅捅我，说：“看见那个大个子女孩儿了么，头发脏兮兮的那个？”

她倒是一眼就能看见。“她是谁？”

“波迪克家的姑娘，这个应该是米德瑞德。他们是尤班克斯家的亲戚。远远躲开她，躲不开就多长只眼睛。”

“她有这么糟？”

“糟就糟在她是波迪克家的人。”

说着，奶奶把我往前一推。不知怎么的，她已经从我手里接过了布茜和收音机。我只觉得手心冰凉，差点儿绊倒在门槛上。当奶奶一出现在门口，教室里仅有的三个男孩儿都高举双手怪叫起来：“别开枪！我们投降！”

他们是想寻开心，可我却认为，他们应该尊重老人家，即使是我奶奶。

巴特勒小姐看见我们了，她拍了拍平平的胸脯说：“看哪，是道戴尔太太，这位是……”

“玛丽·爱丽丝·道戴尔，”我吞吞吐吐地说，“我来报到。”

“噢，真是太……太好了，”巴特勒小姐答道，好像不敢直视奶奶的眼睛似的，“同学们，这位是玛丽·爱丽丝·道戴尔，从芝加哥来。我猜那儿的日子也很艰难。”

在这样一个小镇，要想保留一丁点隐私简直毫无可能。我看得出来，为了对付镇上那些包打听，奶奶得花多大力气。我回头看她，却发现她已经不见了。

“亲爱的玛丽·爱丽丝，”巴特勒小姐接着说，“我们稍后会给你课本的，你先和米德瑞德·波迪克合用一下。米德瑞德，你挪一挪，让玛丽·爱丽丝坐好。”

就从这一刻起，情形开始不妙了。

米德瑞德·波迪克占了大半个座位。凑近了看，她还是那副模样。趁着巴特勒小姐在黑板上奋笔疾书之际，米德瑞德把我从头到脚看了个遍，显然她很是不满意。我留着中分卷发，发卷又细又密，是妈妈的杰作。

米德瑞德撇撇嘴。

为了这次出门，我特地穿了一件比较像样的泡泡袖布裙，裙子上装饰了三颗从妈妈衣服上拆下来的赛璐珞纽扣。米德瑞德瞅着我的泡泡袖，恨不得要把它们拆下来似的。接着她又瞟了一眼我的脚。我脚上是花边短袜和过复活节才穿的露趾凉鞋。

米德瑞德的喉咙里发出一串电锯似的咕噜声，谁听见都会心里发毛。我可不愿意瞪着眼睛看她的打扮。她好像穿了一件伐木

工人穿的衬衫，身上散发出一种暖烘烘的气味。我感到教室里的每一个人都把目光投到了我身上。

“我让你坐好了，”米德瑞德粗着嗓子说，她悄悄在桌子底下捏紧拳头，对着我晃了晃，“芝加哥来的大小姐。”

我叹了口气，“如果我真是大小姐，就不会上这儿来了。”

现在米德瑞德盯住了我的脸。她的眼睛，一只蓝，一只绿。波迪克家的人都这样，不过当时我还不知道，看上去真古怪。“你从哪儿弄来这身衣服的？”她嘴里喷出的气味都要把我熏倒了。

“是我妈妈照着巴特瑞克公司的纸样做的。”我答道。

“你们在芝加哥都穿这个上学？”

我只好点点头。

“你们芝加哥的学校有多大？”

“我说不清，大概有一千个学生吧。”我真盼着巴特勒小姐立刻从黑板前转回身来。

米德瑞德那双古怪的眼睛睁得滴溜圆。“瞎扯，”她说，“你欠我一块钱，芝加哥大小姐。”

这时我觉得有人碰了碰我的泡泡袖。原来是一个看上去没吃饱的大眼睛女孩儿。我不认识她，后来才知道她叫英娜丽·盖奇。她趴在桌子上，把嘴巴贴到我耳朵边。

“别理米德瑞德，”她那湿润润的气息弄得我痒痒的，“我的午饭都被她抢走吃了。”

“她要我给她一块钱。”我悄悄告诉她。

“别惹她。还是给她保险，”英娜丽又说，“她会跟你回家的。她老这样。”

米德瑞德捅了我一下。她的胳膊那么粗，胳膊肘倒尖得很。“你欠我一块钱，”她又说了一遍，“我可不怕你奶奶。我要让你见识见识我奶奶。她整天对着瓶子喝酒，浑身上下涂满柏油，好不生跳蚤。我老爸比蛇还要狡猾，那些芝加哥强盗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就连坏蛋弗罗德都没他坏，没他凶。”

我相信她说的全是真的。

巴特勒小姐终于转回身来了。“同学们，请把历史课本拿出来，”她卷着舌头说道，“快，像臭虫一样快！”

“我还以为现在是英文课呢，”我悄悄对英娜丽说，“刚才不是在念莎士比亚么？”

“念谁？”英娜丽问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我们先在巴特勒小姐这儿上完英文、历史和地理，接着去大厅那头的赫基莫尔先生那儿上数学和物理。他还要教男生农技，而巴特勒小姐要教女生家政。我们就这样在两个教室之间跑来跑去。而且我这个班也不是高三，学校就只有这么两个班。英娜丽上的是高一。至于米德瑞德上几年级，谁也说不清。整整一个下午，我都在忍不住叹气。

终于挨到放学了，米德瑞德押着我走到拴马桩前。学校里全部 25 个学生都涌到场院里打打闹闹，男孩儿们在玩一种马掌游戏。可是看上去没有一个人会来帮我，大家都好像故意把头转到别处去了。

不知怎么的，米德瑞德在室外显得块头更大了。她身穿一条破裙子，可里面还穿着工装裤，因为她是骑马来上学的，就是那匹摇尾巴的大灰马，奶奶看了它好半天的。老实说，米德瑞德的马，

长得都比她本人好看。

我真担心她会叫我爬到马背上去，骑在她身后。那匹马看上去比天还高。幸好她开口道：“我骑马，你走。”

我们穿过镇子，我在尘土扑面的大街上走着，身后跟着那匹高头大马，米德瑞德趾高气扬地坐在马上，好像一个捉住逃犯的英雄。

奶奶家在镇子另一边的尽头。她正坐在门廊外的秋千上，我知道她其实没有这么悠闲。她更像是在等我们。

我慢腾腾地走进院子，米德瑞德的马也跟了进来。米德瑞德来了。我觉得自己看见奶奶真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。也许吧。我完全无计可施了。

米德瑞德跳下来，把马拴在一棵树上。奶奶站起身，秋千前后摇晃着。我站在门廊下的台阶边，耷拉着脑袋说：“米德瑞德说我欠她一块钱。”

“真有你的。”奶奶摸摸自己的脸颊，从眼镜底下看着我，说，“第一天就欠了一大笔债。一块钱，在这儿抵得上一个星期的工钱了，如果是波迪克家，那就是两个星期的了。”

米德瑞德站在我背后，我都能感觉到她喷在我脖子上的热气。她很凶。不机灵，但很凶。

“我说，进屋来吧，”奶奶说，“我们好好谈谈。”她走到百叶门前，“把靴子脱了，”她指着米德瑞德的脚，“我可不想让厨房地板留下什么印子。”

米德瑞德的眼睛露出两种颜色的凶光。但是奶奶的块头比她大。她只好蹲下来，把靴子脱了，搁在后门旁边。